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吳司馬奏議

疏

吳桂芳

條陳民瘼疏 鄖陽

此地屢經名臣撫治而別境流寓者日多本境遊

臣奉命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所轄湖廣之鄖陽襄陽

二府亦日多將謂地不宜民則何以有流寓將謂

荊州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五府及西安府屬之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即陽

平露堂

居昔安樂州

何以

有迹

下所當條計

其宜

以成永

商州五州縣皆屬萬山深阻生理稀疎土著之民十

安之治

僅四三而五方流寓居其六七。成化初年巨盜劉千

斤等嘯聚據盤流毒數省大兵勦平之後始議增設

郡縣招撫流亡特立撫治都御史官提督三省九道

控制安輯規模詳密地方底寧將及百年于茲矣緣

時移事遷威惠漸悞加以天時之災沴不常有司之

撫循無狀政煩賦重轉徙相仍顧茲易動難安之民

深切不戢可虞之慮臣自抵鎮以來日見民窮財盡

吏猛官邪已嘗蚤夜講求痛行懲創數月之內頗覺

吏治改觀，民心知嚮，顧整飭方有端緒，而思命條見下臨，不惟鎮民悵然于臣之去，而臣亦誠若有不能愬然于衷者，茲將所有地方民瘼事，于體裁重大，應合奏請者，謹釐爲五事，開列條件，上請施行。

計開

一、收集流寓以實迺。下里甲，照得臣撫屬地方，因國初兵燹之後，人民稀少，各省迺。下求趨之人，往往依憑山谷，潛住營生，歲豐則人其否，則獸成化，間左都御史原傑奉勅處置招撫，凡客戶附籍者，四十三萬。

皇明經世編

 吳司馬奏議

卷之一

附陽

二

平露堂

八千有奇。定立里甲。屬之編氓。自是戶口漸充。反側始定。弘治間。復因新置流移衆多。恐成將來之患。特遣刑部左侍郎何鑑。會同都御史孫需。從新安揀一番。嘉靖初年。都御史徐蕃。潘旦。先後奏請。又經清查附籍一番。詎今又三十餘年矣。夫何邇年以來。百姓輸將之困。既倍于前時。而長吏撫字之風。尤拙于往日。遂至土著之老戶。變爲逃亡。附籍之流徒。潛歸鄉井。昔時版籍之實民。今多紙上之虛數。人戶產業。名有實無。近值大造之年。節據各屬申稱。人戶逃亡。不

成里分乞要查核歸併如河南南陽縣舊二十一保
今實不及十保陝西商南縣舊管一十二里今止兄
在三里臣驟聞驚駭殊爲寒心及訪得各省商販并
流來遷民往往潛居各屬舉放私債典課田地得利
至盈千百糧差不及分毫間有狡猾之輩懼怕告發
清查則或假幫有籍之外家以卸差或竄入舊附之
客戶以射籍甚有宗分數代人至百十而冊籍通無
一名者夫均是民也在原籍則稱逃戶而久廢公家
之供在各屬則稱客商而不認民間之役兩相形射

任意經營。豈非昔人所謂敝民者哉。夫因俗爲治者。變通之善經也。哀多益寡者。損益之大用也。乞敕該部俯從酌議。或照先年特遣大臣。或止照近年事例。仍乞專敕一道。責成新任撫治都御史。會同三省撫民守巡各道。親詣各屬。設法稽查。除舊已附籍。及暫時來往貿易。或工匠雜蒞。貨店居住者。不得妄行騷擾外。其餘娶有室家。置有房屋。典種田地。營運年多。勢在重遷者。務要挨門逐戶。從實開報到官。令其附籍本住里下。填補逃亡甲首格眼。遺下逃亡田畝。卽

撥領種認糧。如本里空格填滿。則另撥別里。通縣空里補滿。則另立新里。俱赴今大造未完。及時攢造入冊。一應徭役。仍視老舊。各戶減半。以示優恤。迨其十年已滿。方行一體征輸。若應令附籍而抗違。及或似前影射而欺閃。查照題准事例。問發邊衛克軍。容隱窩藏。各與同罪。如此。則一轉移通變之間。卽地方富庶之漸。不惟見在者可保其不致于播遷而已。逃且將思復其故業矣。

一嚴禁投獻。以免小民偏累。照得臣所屬五府地方。

惟鄖陽漢中、未有藩封、而荆襄南陽、皆係分藩之地、
有等奸猾棍民、或因爭競不明、或以糧差負累、往往
將戶下田地、投獻各郡王將軍位下、希求厚值、倚借
聲威、苟圖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該宗室得田到手、但
知收租、不肯納糧、有司莫敢誰何、里通只得賠贖、實
貽通縣無窮之害、伏乞敕下該部、申明律例、嚴行禁
諭、今後各王府宗室、務要恪遵祖訓、聽各親王鈐
束、不得信憑下人撥置、妄受小民投獻、或乞照依江
西等處宗室置買民田事例、卽將本位下、每歲祿米

查扣在官兩相抵免若受田多而祿米少者扣抵之外仍照未盡稅糧本則一體依數征輸不得似前坐享租利抗違國稅其各莊佃在鄉生事害人拒抗官府乞救各該親王查訪禁治夫不追奪其既往所以示朝廷優體之情禁緝之於將來所以彰國家成全之義皇上親親仁民之恩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矣

一禁塞徑路以甦小邑困蔽照得臣所屬陝西商南縣原係商州迤南一隅之地成化間該都御史原傑

秦割前地，設立縣治，將土著流寓新舊相兼，湊成一十二里，雖極最小，然向皆僻處偏安，百姓僅供本等差使，其壤雖小，其民不勞。奈自近年以來，凡陝西彼此宦遊，及他省過往使客，或自陝而適南，或自南而適陝者，往往不由潼關舊行驛馬大路，却從陝西省城取道，藍田商州商南轉入河南內鄉等處，名曰取捷。此數州縣其入南汝襄陽諸路較之潼關大道，委果徑捷數程，但數無軒蓋經行，未曾設有驛站，每遇使客入境，一切夫馬供應，皆額外取之里甲，內如商

州內鄉壤地差廣，猶可勉強接過。惟商南一縣，本屬新造小邑，編戶僅十二里。况自商南至河南內鄉縣，計途三百一十，崇岡疊嶂，鳥道羊腸，人馬送迎，往返數日，飢疲靠損，其苦不可勝言。伏乞敕陝西鎮巡各官，今後彼此遊宦，及別省經過官員，俱要遵照先年定例，或南或北，悉從潼關分道而行，不許取捷藍田商州商南內鄉等處，仍刊刻板榜于京兆驛及前數州縣，明示曉諭，永爲遵守。

一申明礦禁，以免無辜牽累。照得臣所屬五府一州

地方間多產有銀礦，每遇礦脈生發，利之所在，附近貧民羣起趨逐，召釁啟爭，漸不可長。故朝廷之明例，具嚴而有司之防捕甚力，蓋非惟以息其鬪攘之端，而亦所以謹其嚙聚之防也。臣職專撫治，責在地方，刑亂民而用重典，夫復何辭。伏間得問刑條例一款，一盜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克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三

箇月發落再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
藏道路背負者止理現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
逼令展轉扳指違者叅究治罪看得前項例文首嚴
持杖拒捕次別人曠多寡分別劑量本屬詳盡至如
曰山洞捉獲口止理見獲則于懲誥姦宄之中寓計
安反側之術若有司能師其意豈愚民盡罹其辜但
例意雖極精詳而例文可從牽合如山洞捉獲持杖
拒捕不拘人曠多少問發邊衛充軍詞意甚明引用
自當固無容低昂于其間矣至謂聚至三十人以上

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蓋必指二項俱全，而後照前成
遣。若人雖及數，而獲礦不多，礦雖及數，而不係糾眾，
則亦應照常發落。况夫既謂分礦，當據已入之贓，如
一人分礦三十斤，三十人以上，則共得礦千斤矣。如
此而後可擬戍也。緣例內並舉人礦之數而下，即係
之以俱不分。初犯再犯之文，俗吏不識變通，往往首
從並坐，且不完分礦之文，而但獲砂數十斤，即引前
例沿習既久，以爲當然。夫充軍下死刑一等，充發一
人，則合僉解二人，其役亦至破家。若一招而礦徒百

人是一紙而破三百戶也。伏乞救下法司，申明前例，通行禁餒，仍乞將盜礦例文，俯從酌議，量加分別，或曰：礦徒賊類也，禁盜止蒸，惟懼不嚴，而今反謀寃之者，其若長亂縱姦何？臣竊以爲不然。夫礦利孔也，不聚衆則群起而攘之，故礦徒之糾聚爲專利計，非爲亂也。今臣所爲第二等者，彼見礦而竊，見捕兵至而逃，然首從皆不免戍死，脫有大不逞者，奮臂其間，曰：吾輩已共犯重科，若聚則萬一可生，散則悉就縛而死。一鄉聚則衆鄉聚矣，一路聚則諸路聚矣。是動天

下之兵也。彼其時中脅從之詔，寬當與之罪，不已晚乎。臣非敢爲曠徒計也，爲地方計也。

一免調官軍以固地方保障，照得臣撫屬地方，本三省邊隅之地，山川險巖，號令不一，故先年叛亂肆起，屢興問罪之師，而各賊蕩平，未幾復多竊發之衆，自設置撫治衙門以來，風教始同，威令頓一，遂致反側靡常之地，頓成安靜無事之區。此蓋仰仗朝廷威德，丕冒要荒，要亦國家假借事權，中嚴職守，俾臣等得以展布其愚，而各屬無以窺伺其隙，有以致之也。

柰何法今玩于事久官吏怠于權分其在于今誠有大非疇昔者夫撫治之職專一撫安人民整治兵備遇有盜賊生發卽督官剿捕其載在臣等敕書者可攷也荆襄鄖商南漢地方悉割隸撫治衙門專轄各處巡撫一毫不得干預其兄于節年兵部議覆都御史吳道宏戴珊沈暉等疏奏者可攷也璽書之責成既重而該部之申飭最明其彰彰甚著如此夫國之大事莫重于戎而地方之務亦莫重于動調官軍以臣割隸專制之區實身安危理亂之責今官軍之初

調督撫不以聞官軍之發行也。該道不以報萬一山
賊賊徒乘此地方空虛突出嘯聚。彼時各官恐又不
免謂是爲臣割隸地方而諉罪責成于臣矣。雖然此
自臣一人體統言耳。至于漢中一郡。接連鄖陽各縣。
萬山之中。連迭之藪也。時和年豐。官司備禦嚴密。而
山賊回賊茶徒殲徒。尚且百十成群。殺人放火。以爲
常事。若盡將衛所官軍。掣調別處戍守。誠恐歲事不
登。此輩乘間竊出。窺伺倉庫。睥睨城池。城守旣空。緩
急奚賴。况漢中寧羌二衛。已有舊額防秋官軍。今所

調者乃其存留城守之餘。其金州千戶所五百餘名。蓋通老疾差占。僅止此數。而今盡括取之。頃有士人自金州來者云。曉發該州。見城門啟閉。通無一卒。詢之則云。盡調防秋去矣。此甚非所以令細民見也。夫州縣民壯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數十名。公占既多。老弱過半。若衛所餘丁。則既鮮在官之數。又無糧餉之供。豈足盡恃以爲城守之計乎。伏乞敕下該部。從長計議。俯念臣屬轄漢中寧羗二衛。沔縣金州二千戶所。本係邊隅之地。與西安平涼諸處不同。其今議

調防守宜祿驛等處官軍漢中衛六百一十名寧羗
衛五百二十六名金州千戶所五百五十三名沔縣
千戶所一百六十名乞容照舊防守城操免其別調
庶臣地方不致空虛而緩急有所藉賴矣

議復衛永行鹽地方疏

復廣鹽

照得兩廣地方素爲多盜之區師旅頻興軍餉無措

行鹽

該督撫諸臣先後建議設立鹽廠委官抽盤資彼餘

地方分湖在所必爭者但衛永之食淮鹽乃是

鹽之利以供餉用之費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數十

祖制而食鹽益則防軍興故事平之後仍改津益

年于茲矣近者都御史鄢整理鹽法議改衛永二府

盡食淮鹽遠涉洞庭。經歷風波。遷延歲月。本輕脚重。商既不樂于行。而鹽來既艱。其價必高。衡永之人。舊食廣鹽。每斤不及一分。而淮鹽之價。則倍之矣。以百數十年輕價之鹽。而一旦今之出加倍之直。于民情益不便也。臣自蒞任以來。節查梧州稅餉。比前頓減。節據該道清查回報。皆云因衡永之鹽既阻。而軍餉之入遂稀。已經案行議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議照。強兵之道。足餉爲先。興利之方。便民爲要。兩廣素稱多盜。兵戈不息。供饋實繁。其餉用之資類。取給于

鹽利之稅皆權納于橋關。夷考梧州一關之稅。往昔頗增。蓋以湖廣衡永二府。盡食廣鹽。惟鹽之疏通。故稅入之頗裕。其來尚矣。其衡永二府之民。安食廣鹽。百有餘年。亦以彼地水陸近便。鹽貨阜通之易也。夫何邇年以來。議將衡永地方改食淮鹽。遂將廣鹽停止。察議者之意。本爲增兩淮鹽課之計。但淮鹽之抵衡永。有水道阻運之難。而衡永之食淮鹽。受姦商刁措之苦。且淮之官鹽。其來有限。而廣之私販。遂致盛行。徒減兩廣之軍需。何益兩淮之歲課。于上無補于

下有虧。既非通商足國之規。又豈導利便民之道。况開私販之門。啟椎埋之漸。地方隱憂。誠有大可虞者。所據該道呈要議復舊規。辨析分明。似應依擬。

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

會外城

題爲築建重城。以固保障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案議照。安內攘外。固以攻戰爲先。而思患預防。則以城守爲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賣麻等街。商民綢繆。財貨積聚。乃兩廣所恃。以爲利府。姦宄垂涎。以爲奇貨之地也。且省城一舍之

外，卽爲大洋，邇來海寇倭夷，交相煽亂。雖城闕之險，已足深恃無虞。而郭外居民，原無城堡可恃。一旦警急，奔走轉徙，騷然靡寧，必須建築外城，永圖寧固。庶幾姦徒絕覬覦之念，而重地賴重城之險，此百世之業也。及照省城沿河地方，居民轉水，鱗次相比，若欲照常，中築土城外，包輒石，則所費地基過廣，恐居民拆卸房屋太多，致令嗟怨。况廣城三面阻水，其北雖云枕山，而又省會來脉所在，誠恐取土妨碍。若自遠運土，則其費益不貲矣。莫若止建輒城一座，基濶一

丈二尺收頂九尺此比照常土外兩邊包輒之費僅增三分之一而盡省土城其費實過半矣城堅而費省民便而風水亦利廣東省城爲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諸商貿易之區生民之湊集如雲財貨之積聚滿市真一省豐阜之最兩廣通利之源也緣城外一望巨海茫茫寇患之生不無窺伺之念如先年反賊黃蕭養等之作耗近日柘林哨兵之煽亂動行突犯變皆起于倉卒民不免于倉惶此已然之事旣爲可鑒矧連年倭奴入犯惠潮其志皆欲趨廣傳

聞洶洶向切可虞。况兼香山縣濠鏡澳互市番夷。近年聚落日繁。驚橫日甚。切近羊城。姦宄叵測。尤爲廣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伏乞敕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蕪言可採。乞賜覆擬施行。

議阻澳夷進貢疏

澳夷進貢

澳夷之于中國當論其通市與否而貢非所重也

題爲夷情事。據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陳暹。議照滿

今既與市抽稅矣而不許其進貢於事依爲不瀕

刺加本係進貢之國。齋來表文。若果係共國王所遣。

卽不當却。但查得大明會典先朝原給有印文勘合。今據齋來表封。僅容二寸五分。用蠟色負印鈴蓋。似

非先朝給印，且未齋有勘合，赴司比對，其非滿刺加國王，已無可疑。又據丘時庸親自譯審夷使，稱滿刺加國王，久爲蒲利都家所併，表文乃是本國王名喚噉沙必細的陽者所遣，則是滿刺加國王已無存，而蒲都家滿刺加國前後國名不一，信有如各官所稱係姦民撥置，或係別國生夷，畏懼說出真籍，絕其交易之路，爲此掩飾之詞。蓋由地在海外，信息是非，無所折証，人屬蠻夷，彼此言語，悉憑轉譯故也。照得蒲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係

佛郎機國夷人近年混冒滿刺加名目潛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貢以爲阻賴抽分之計事涉可疑諸司難便定擬乞早賜奏請定奪等因到臣據此會同議照外夷求貢事出非常若使在彼者委有真實效順之心而在我者初無隱伏可虞之患則禮其使人納其方物有何不可但廣東自嘉靖八年該巡撫兩廣兵部右侍郎林富題准復開番舶之禁其後又立抽盤之制海外諸國出于祖訓會典所載舊奉臣貢者固已市舶阜通舳艦相望內如佛郎機諸國節奉

明旨拒絕不許通貢者亦頗潛藏混迹射利于其間。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當其互市之初。番舶數少。法令惟新。各夷遵守抽盤。中國頗資其利。比至事久人玩。抽盤抗拒。年甚一年。而所以資之利者日已薄矣。况非我族類。不下萬人。據澳爲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羈縻。而識者憂其爲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今當各夷勢轉桀驁之時。有此奉貢之請。據其所執告。謂爲滿刺加國所遣。

似屬素通貢獻之邦。今據該司會同差官譯審，却稱係蒲麗都家國，與原詞滿刺加大不相合。况又自稱滿刺加爲其所併。則其稱強西洋情可推見。及查所齎番書，驗止方員各二寸五分，已非表文衣製。又其上蓋一員印，如中國圖記之狀。又豈以卑承尊，真正印信行移之體。據該司集議，共稱恐係別國生夷，託名奉貢，以阻賴抽盤之計。亦屬有因。臣等又訪得正德末年，佛郎機番夷亦以進貢爲名來廣。名雖求貢，實擁大番船往來貿易。喜則人怒，則歇。官兵莫敢誰

何沿海被其荼毒。嘉靖初年，海道副使汪鉉用計破之，其患始絕。今蒲麗都家，恐卽佛郎機自隱之國名，而本夷求貢之情，恐卽先年貿易之故智，却其貢，則彼必肆爲不道，或恣猖狂，然其發速而禍尚小。許其貢，則彼呼朋引類，日增月益，番船抽分之法，必至盡格而不行，沿海侵陵之患，將遂潰決而莫制。其禍雖遲，而實大，大難圖也。緣彼以求貢爲名，臣等不容徑拒，以干專擅之愆，但事關利害甚重，臣等又不敢緘默，以貽日后地方之患，乞救下該部會同詳議，應否

施行

議開伐羅旁山木疏

制御江程

查得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南岸羅旁上下江東西二山延袤幅員將及千里層峰疊嶂形勢險惡自來徑壑巢穴其間種類定繁乘虛劫掠乃其常性若欲禦議大征則東西二山周匝半月之程勞師十萬餉費倍之未可以旬月計功收效也况上江諸徑近頗安靜未敢肆然無忌尚可羈縻不煩致討惟下江徑山沿江一百二十餘里時常越江流劫鄉村捉撈往來

船隻。江道阻塞。商民受害。委宜加兵。但各徑性類禽獸。雖極克殘。而心寔愚昧。初無機械。且隨山錯落。而居。其勢亦不聯屬。勝之不武。戮之復生。緣節年雖經議設兵船巡哨。間立營堡住守。歲約用銀二萬有奇。不爲不多。但哨船兵分勢寡。見賊難驅。營堡設居北岸。去徑隔遠。彼嶠負南山。夏木千章。潛蹤隱跡。見船則出。得船卽入。故雖濟以魚鹽。重以犒賞。威制于前。惠誘于後。徒費供億。未敢晏然帖服也。謂宜姑緩天討。脩我巨防。載芟載鑿。于南岸之巔。以坐制其出沒。

之命。且耕且守。于近暎之地。以頓扼其來往之衝。徹其障翳。翦其羽毛。因山木之利。以克營堡之資。藉旁壑之田。以助屯兵之食。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但彼不得播惡于江上。則固可聽其偷生于穴中矣。省費罷兵。有近功而亦未嘗不有遠效。治以不治之道。似不出此。卽今兵將已有責成。商民亦各相競勸。始事之處。如澤水一帶。素稱惡徭。今已木拔通道。畏威遠遁。從此漸次芟夷。而前我兵之營堡既定。則彼賊之出掠無由。二百年江上徭人之患。或可不煩兵而頓息。

矣。

恢復古田縣治議處善後疏

撫定程德

議照廣西古田僮賊兩犯省城，劫庫戮官，造孽深重。

開復縣治方少功多勝

臣等職司撫鎮，控制無方，敢不奮圖義舉，以昭國威。

于斬捕惡徑多矣

以塞愆咎，但前項賊徒盤據古田縣治，歷有歲年，勾

結通省僮徒，實非一夥，詢之地方故老，考之大征往

牒，及集一時司道將領，可與籌策之臣，皆甲可乙否，

面從背違，內副使王化，係廣西人，勸阻尤力，謂弘正

兩次大征，皆坐調兵不過十萬，以致單弱取敗，班師

之後變出非一、且狼兵相傳古田之敗、至今寒心未足深恃、今欲大舉、必須痛懲往事、動調狼兵十五萬、仍秦調永保土兵四萬、湊浙福烏銃等兵共二十萬、并請發錢糧四十萬兩、期以一年、始保必克、若錢糧不足、調兵數少、則不惟師出無成、不過戩附近疑似村、撞以報讎而師退之後、報復騷然、昔人覆轍、恐復蹈矣、臣見群議背馳、莫能相下、若臣違衆冒然爲之、萬一如諸臣之料、錢糧不繼、師出無成、不可收拾、是臣以獨斷致敗、而益重貽禍于地方也、况訪古田之

縣雖久爲獠人所據。然今兩次倡變肆逆之徒。節據訪報。不過下六里內鳳凰等村首從七百餘人。其餘皆越村偷牛出江討鹽小賊。而自種自食者固多。至其上四里獠人。則頗不爲盜。稍向官府。故大征則玉石不分。多戮無辜。有傷天地之和。鵬剿則正賊中據衆。獠外環。殊無進兵之路。坐是徘徊展轉。未敢輕發。但姑加調守。狼兵增實。軍伍營堡。申嚴巡緝。以爲脩舉內治。杜絕再犯之圖。并計擒行兇賊犯。招徠向化。獠人委官入縣。開山通道。以爲興縣復治。化暴爲良。

之計。仰仗 天威遠布。其縣中上四里。撞人各已欣然向化。納糧服役。下六里惡撞。亦各赴縣。過結乞撫。臣所遣該縣典史廖元。已入居舊存縣城。署掌印信。撫處民撞。上下相安。往來無忌。守備卜禎。亦入彼中。撫諭撞民。老少歡欣。送迎惟謹。且至請兵立堡。願子受學。昔時畏途虎穴。今幸沛然大通。向來梗化頑夷。今各憬然內向。縣治成恢復之勢。國威有振起之機。雖極知出其下策。然竊計目前錢糧。必難湊手。日後利鈍。又難逆料。審度時勢。圖維厥終。實萬萬非得已。

也。

請設沿海水寨疏

設沿海水寨

照得廣東一省十府。惟南雄韶州居枕山谷。其惠潮廣肇高雷廉瓊八府地方。皆濱臨大海。自東徂西。相距數千餘里。內通閩境。外接諸番。倭夷海寇。竊發靡常。出沒非一。然向因牽于山寇。素無海捕官兵。近自甲子秋。始該臣會議。題請添設海防叅將一員。領兵三千。住劄南頭。以固省城東路之防。近又會請添設守備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住劄潮州柘林。以嚴東

界門屏之守。其于海邦防禦之計。少有賴矣。但南頭之去柘林。道里尚屬遼遠。一旦有警。策應爲難。其南頭迤西。由廣省極抵瓊崖。交南茫洋二三千裏之間。備禦向疎。邊防失講。以故海上行劫。偷珠巨盜。往往呼朋引類。向彼潛屯。久住。略無忌憚。至于東路海賊。每遇官兵追勦。亦卽揚帆西向。以爲遁避之所。如近日海賊吳平之奔越。是可鑒也。嘗竊考之。浙。閩。廣。同一海也。而廣之海獨爲延袤。較浙倍之。較閩則三倍矣。然而近自倭患以來。浙有六水寨。閩有五水寨。每

寨兵各數千。樓船各數十。旣朝除把總官分領之。獲
叅將總兵官總統之。此閩浙海上奸人所以無所容
也。今廣中素無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纔召募兵船。
委官截捕。夫賊起然後募兵。則卒非素練。安可必其
決勝。賊滅而兵卽散。則不旋踵而賊復入矣。卽今平
賊雖報敗沒。然傳聞不一。未敢信憑。而其殘徒曾三
老輩。又復回潮州劫掠我村落。燒毀閩兵船。又該臣
等再督新任叅將邵應魁。留任副總兵湯克寬。前去
勦蕩。仍委海道副使莫抑躬親監督出海。區區殘醜。

成擒固可必矣。然臣竊以目下二將之出，足爲一時應變之權。然必須蚤定水寨之籌。始可以永弭海洋之警。何者沿海皆兵。樓船相望。一寨報警。諸寨趨之。雖有十曾三老輩。不足慮也。况今海上曾三老之外。惟林道乾一二輩。僅存乎。若沿海無備。所在空虛。恃今出二將之威。以爲數千里海防之重。則今雖盡殄曾三老林道乾輩。而海上之爲曾三老林道乾者。兵罷而復出矣。臣會同議照。兵家之道。伐謀爲上。禦戎之本。守備爲先。所據海島沸騰。連年不熄。始由水

寨不設。知我無備故也。今必須比照浙閩事例大加振刷。編立水寨。選將練兵。使要害之所無處無兵。庶奸慝無所自容。而海波始望永息。謹將應合請旨事件。定立條款開坐上請。

共三條。刪去一二條。

計開

一定水寨。照得廣東八府濱海。而省城適居東西洋之中。其在東洋稱最扼塞者。極東曰柘林。與福建玄鍾接壤。正廣東迤東門戶。稍西曰碣石。額設衛治存焉。近省曰南頭。卽額設東莞所治。先年設置備倭都

司于此。此三者廣省迤東海洋之要區也。西洋之稱扼塞者，極西南曰瓊州，四面皆海，奸宄易于出沒，府治之白沙港後所地方可以設寨。極西曰欽廉，接址交南，珠池在焉。惟海康所烏鬼地方最爲扼塞，其中路遂溪吳川之間曰白鴿門者，則海艘咽喉之地。此三者廣省迤西海洋之要區也。以上六處皆應立寨。內南頭已經近設叅將一員，督兵三千，足稱巨鎮。柘林近亦請設守備，兵船之數尚應議增。今惟東路之碣石一處，西路之白鴿門瓊州，并海康三處各應設

立一寨。碣石海康每寨各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共四十隻。白鶴門瓊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中船各六十隻。與南頭柘林通爲六寨。其柘林寨兵仍合增如瓊州白鶴門之數。董以將官定以信地無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小賊則一寨任之，大賊則分東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則通東西六寨共任之。皆以擊賊于外洋爲上功，近港次之。若賊起此寨不擊，而別寨擊之，賊所起寨重治。如見賊不擊，或致令登岸虜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論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三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朱 積早服

李 愷素心叅閱

王敬所集

疏

王宗沐

山西災荒疏

山西災荒

爲地方連歲極大饑荒，懇乞天恩，特加憫恤，以救凋殘，以弭意外事。臣初至山西，入自澤潞，轉至太原、北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卷之一

山西災荒

平露堂

略忻代、比將入覲、又東走平定、出井陘、目之所擊、大
約一省俱係饑荒、而太原一府尤甚、詢之官吏士民、
皆云開疆萬山之中、地土本高、加以種不收者、三年
于茲、是以人民逃散、閭里蕭條、甚有行百餘里而不
聞鷄聲者、壯者徙而爲盜、老弱轉于溝瘠、其僅存者
屑槐柳之皮、糲糠而食之、父棄其子、夫棄其妻、插標
于頭、置之通衢、一飽而易、命曰人市、其終不能去者、
在學生員、至去衣巾、爲人傭工、臣方行時、縣官正審
編、紛紛具申、皆云人戶十去其七、均徭無所從辦、去

年春初遼沁之盜幾成大故特以撫處得時後乃解散臣行至平定州接得邸報則又該戶部侍郎霍冀奏行撫按轉責司府督催宣大三十五年以後拖欠矣比臣查得本省稅糧原額二百二十八萬七百餘石其派在大同者約五十萬宣府者一十七萬三關者三十三萬各王府宗儀祿糧八十五萬而加徵腳價馬草不與焉宣大三關民知緊急雖椎剝膚髓猶未敢缺至於王祿位數日增而糧解不繼即使俱完猶不足數遂令各宗連年缺支自三十九年夏季祿

糧、今尙未給、去年以饑疫死者幾二百位、百姓係
陛下赤子、宗室係陛下親親、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乞陛下特念山西一方燃眉之急、敕下戶部、將都
御史鄆懋卿近日新增河東運司鹽課銀四萬三百
兩、暫借今年存留解司、以補給各宗祿糧、其宣大拖
欠、係本年者、不敢乞免外、其先年者、乞許有司四十
一年、則帶徵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則帶徵三十六年、
如此遞徵、則催勢稍緩、而民自不病、分數一定、而官
亦難辭、方今四方告災、錢糧缺乏、戶部窘迫、上煩

聖慮似非臣可請留之時。但臣山西乃宣大命脉。關係最重。撫存凋殘。使供常賦。此乃臣所以爲宣大。此乃臣所以爲戶部也。而其說有五。山西係京師右掖。山西有警。其疾馳之騎。自故關而出真定。自忻代而出紫荆者。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一省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飢民一聚。勢不散。則非惟已逃者爲不逞無籍之徒。而見在者。有蹂踐劫奪之慘。殘破震驚。固不待論。而兩鎮六十七萬之額。誰爲之出。此其可深念者一也。宣大京師之門戶。四方之極也。而

山西盡供宣大是山西獨勤於天下也。四方奏水旱者。大約以十上。而戶部以三裁。所免者亦不過存留

而已。然猶有司通融者是。雖不得其十之適。而亦不

失其三之寬也。今宣大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

是也。無起運。則無折兌。而所謂存留。乃反急於起

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也。平時則山西獨勤於

天下。而飢荒則優免獨後於山西。此其可深念者。二

也。方今奏荒者。往年無如真保。近日無如蘇松。真保

嘗給帑錢。蘇松奏折起運矣。然臣觀之。水路所通。則

方相形是。數ノ。注。不足。為。實。據。

併。剔。該。地。

存留之。銀。米。皆。作。二。鎮。三。關。之。額。

例。之。無。存。留。可。以。為。地。方。緩。急。也。

貧民有魚蝦之食，不至饑死，而舟楫有四方之糴，則濟急可資，保定垣途稍徙河南，則就食有地，以茲雖病不困，雖困且復也。今山西在萬山之中，巖阻峻絕，而太原又遠，其民不得至澤潞，安望能至河南獨真定米稍可通，然人皆以背負，或小車自運，至於叫絕之處，數十車相并而拽，猶不得上，呼號之聲，如人在湯火中，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致壽陽，則價已三倍矣。臣行道遇，未嘗不下馬掩泣而勞之，外無可救，而徙無所近，及其蠲恤而不得比真保蘇松，是其可深念。

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情雖不忍。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動支見在。大則請留帑銀。臣先任江西。彼時盜賊初起。亦不過民苦饑荒。而有司未弛催徵而已。今日事勢漸大。其所奏留戶部者。意亦不減當初所催之額。與其以帑銀而賞殺盜之人。孰若以帑銀而解未成之盜。此其可深念者四也。山西虜患。止隔一牆。近年丘富往來誘引邊民。歸其部曲。遂至妄傳云。丘富募人耕田。不取租稅。事雖未真。然愚民何知。苟暫解摧擾。恐不服擇。彼誘而衆。我逃而虛。長邊八百

倚里誰剛之者。此其可深念者五也。意外之危，灼然可觀。臣亦不敢盡述，以爲懸遠危激之論。而姑述目前逼切之情。計戶部爲社稷深計，亦必不以臣言爲過。伏惟 陛下哀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漕政

題爲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事。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之六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

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
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旣兌之後者矣
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
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旣多防檢難盡自
繫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避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
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
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
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
自正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

運道則費省運送則費多以北論工食是有倍之
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

差也

服薪鹽醫藥歲時釀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

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昇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二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

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

告所在官司卽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
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顧民船一體入
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
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付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
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
卽將回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懸帶挨甲前行過
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
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
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

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 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 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欠生弊。遂成偏累。

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

民運煩費

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支運而今則全兌矣

必不可直行固當全兌矣但直達不如轉運之計到

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

憂之法所以多運者以其不用直達也蓋于此事求

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

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

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

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

假使民運則此歎

力鬪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

者之費不更倍乎此亦知其一二之害也

支費洪開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

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
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
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
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
者爲盜者償。相背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
時。不以法部勒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
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
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
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

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厯宵旰。則其利爲甚博。何惜不爲此也。

乞破格處分漕政因陳足國大計疏

漕政

夫理財之法。必操其歛散貴賤之權。而取其贏。則無中生有。國計可足。千金之子。操百金以爲資。計其有無貴賤。而販於市。則可以立富。故管仲強齊。劉晏足

唐率用是道。今國家盡東南財賦四百萬石。固亦陛下之資也。每歲約以三百萬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餘隻。每隻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餘兩。每歲支放。定爲幾月折色。京軍得五錢之折。歡呼相慶。不復憂其糜爛不堪。而國家實獲大利。則庫銀可實。運士不病。轉移之間。數年之邊餉。不復憂乏矣。今云不可改折者。其說有二。

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京師米價將騰也。然不知今之所利取於放之數而不取於積之數。如使不折而有萬石之積。則今雖改折而其萬石猶在也。此易曉也。至於米價騰湧則誠有之。使其不問近畿豐歉而槩定折收。則患當爾。臣請陛下於每歲運額大約以一百萬改折爲主矣。每至漕運會議之日。必須順天府尹入議。開其四境豐歉之數。而加斟酌焉。如其收成八分以上。則其百萬可以全折。下此遞減。使其大飢則全不折。仍發太倉陳米糶之。而以豐歲糶

補。如。今。臨。清。倉。粟。米。故。事。設。活。法。而。不。拘。定。例。則。何。
米。價。之。能。騰。耶。臣。嘗。明。農。請。言。積。米。之。弊。每。歲。糧。米。
在。水。次。糧。長。固。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蒸。
矣。至。太。倉。一。晒。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夫。米。有。自。性。薪。
井。之。水。火。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
其。性。而。易。壞。且。多。而。相。壓。蒸。熟。之。後。不。出。二。年。外。爲。
米。而。內。成。粉。甚。者。成。灰。而。不。可。用。封。倉。廩。而。署。其。外。
曰。內。幾。萬。石。也。似。爲。有。備。而。豈。知。其。不。堪。也。哉。軍。士。
千。人。而。散。一。廩。則。五。百。人。當。受。其。病。京。軍。拱。衛。實。勞。

亦豈可還與一石之數。而不慮其可食否也。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以致虧折。利害相伏。又安知夫求全者。乃適所以自寡耶。臣近見巡倉御史

唐鍊條奏內云。進倉皆水濕。積久自浥爛。各軍往往

至今京軍支米。得印易銀。非但過爛。下堪其性。亦不關出。卽行轉易。多者易銀四五錢。少者三錢。至其盤

注食此米也。

厥之米。尤不堪用。豈霑實惠。古所謂國無三年之蓄

曰不足者。亦非專指米而言也。此非臣之臆說也。唐

陸贄奏記德宗曰。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

泉近勅河陰太原等倉見有米二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克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蠹增甚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河陰太原等處俱准此例所停運米於江淮州縣出糶節級所減運脚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唐在贊時盡失河北計其轉運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尙能規畫如此贊之忠賢豈容失計而貞元之間賴此以濟臣所謂足國大計非敢謬語也如戶部以職司

國計深爲慮者，臣請又以籌之。今監生納銀，原曰納粟，調富民粟實沿邊，此漢法也。而今乃令納銀，則背名實矣。每生一名，以一兩一石計之，得三百五十石，恰當南運一船之數。北納一監，南減一船，納一監，彼蓋有力者也。而殊不爲難。減一船當凋耗之時，而其省無筭。國家旣開此例，則太倉之前必有屯米以市者，而亦豈爲厲監生哉！以此例之納官及加納者，歲收必多，則每歲太倉之積有所取足，而一百萬石可以安心改折矣。取此代彼，臣所謂操其權而取其贏。

者此亦一事也。漕船耗散，運士凋殘，及今計不出此，則有弊弊相承，年年相襲，即使月去一漕臣，終無救於國儲減之，而臣且不知其所終矣。

預防黃河遷徙疏

漕撫雖不係河工之事，而皇陵所屬之地。

題為預防黃河遷徙，以保護陵寢事。據徐州兵備副

故具此疏。

使馮敏功，揚呈先奉臣憲牌前事，遵依查得舊贖鳳泗原通黃河故道有二，一原自河南滎澤縣孫家渡由中牟縣北清河口會賈魯河經本縣逾朱仙鎮逆許尉氏陳穎各州縣至壽州達于淮，此乃弘治二年

河決金龍口，東北趨運河，衝張秋，而刑部尚書白昂所開者，今已淤塞，隄圍數層，一原自河南蘭陽縣趙皮寨，由野雞岡，渦河，亳州，至懷遠縣荆山口入淮，後因遠經陵寢，慮有他虞，嘉靖十九年，該兵部侍郎王等塞野雞岡，開李八老集河，由埭德，宿州，虹縣，睢寧，出宿遷縣小河口入運河，不久亦淤，以上二口，近未有開決，若果孫家渡河決，由朱仙鎮南下，勢卽於壽州入淮，而鳳泗陵寢，委屬可憂，然與宿州符離集相離甚遠，水源不通，今奉本院牌勘水決符離集，乃

宿遷之小河口矣。若仍從渦河入荆山，則鳳泗皆其
下流，尤爲可慮也。及查孫家渡趙皮寨二口，照常完
固，欲爲預防保護陵寢之計，築隄實爲上策。今趙皮
寨以上至孫家渡一帶，俱已築有縷水長隄，中止開
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一段無隄，其趙皮寨以
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至茶城，竝無隄防。委應增
築，復查符離集之水，西北通蕭縣，永堍湖，東北通徐
州挑山，迤東蘇家湖，下通靈壁縣，地名孟山，睢寧縣
地名高作社，以至小河口，每歲夏秋連雨，積水相通。

民間小船從此往來，如隆慶五年邳州閻家等口，及徐州雙溝黃鍾集，被黃水衝決，由蘇家湖溢出，經符離集，入靈壁境，沿孟山高作社，通小河口，自靈壁距泗州祖陵，止隔虹縣地方，若使水趨虹縣，誠亦可虞。今徐邳地方已築新隄，似可無患。所患特河南趙寨以下無隄地方耳，合無題請將河南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茶城一帶築隄捍禦，庶保無虞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議得無事而先

言之似爲過計，有事而後言之，則爲失時。臣境內地
方，鳳陽泗州陵寢在焉，其西北接河南儀封考城碭
山一帶地方，自祖宗二百年來，天佑聖朝，百神
拱護，固無他患。但臣查得黃河決徙不常，自弘治二
年決於張秋，奪汶水入海，猶爲向北，乃今漸徙而南，
詢之土人，皆云自張秋加功而後，官司皆培增北隄，
而南岸浸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夕而高數尺，簡幸不
於蕭碭之間，而在徐邳之下，是以雖出支流入小河，
且經靈壁，而勢稍近東，故於鳳泗尚爲無患，但臣觀

天道則連歲之水患異常人事則北岸之工程常密然不知河水高則溢出之地難以定擬鳳泗下則受水之地其防甚多萬一有如去年仍然泛溢而使偶然適當封考虞城蕭楊之間正出鳳泗之背則彼時雖有神禹無以措手而仰屋 聖明之念乃大矣故寧使臣言爲過計而不敢罪取後時伏乞 陛下采臣愚見勅下該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轉行各河道兵備等官乘令無水之時尤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各官務要惕心勤慮逐一親加踏勘但於單薄之處

不惜大費。題請增加防捍。務使無虞。庶有以保護陵寢。上慰聖懷。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少遣於罪矣。

乞廣脩道以備不虞疏

廣脩道

議照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

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涼海面、本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爲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查得遮洋總原根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業、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旣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國計、大有裨益、相應通行擬議、開立條款、通請 聖裁、且發帑雇募、今歲旣已試行、則派糧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並輸、國計更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慮、稍可少紓矣、夫

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之條陳，鄉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而適巡撫都御史梁毅，然以米試行，底績無壅，事獲上聞，恭遇 聖明英斷，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躬見之時，則羣情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

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

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

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沒濟。卽今之會通河。壹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

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竝。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壹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腹奔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

而首尾則東西相衝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夫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

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
焉防中堂有容而着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
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

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爲
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
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
革統乞 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
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
欲卽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

儲蓄誠於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憚惜更費以失久遠之利爲此具題

計開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

欠缺行者也

此是礮所爲山東可遠時築糧備初

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泝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

十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攔頭舵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臯及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淮宿沐鹽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



管糧官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終旬齊到前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軍無糧事例叅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糴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造裝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四百三

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臣恐多開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移駐揚州、催僨糧運、彼時親率漕務叅政潘允端等、詣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艙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

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卽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專委督糧道叅議劉翹督理其餘二百三十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理，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真造者，每隻仍給

銀二百九十兩，其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追補，卽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筭。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

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厘，共銀一萬六百一十六兩二錢。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奏繳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卽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是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卽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國家開一百

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
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
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洋總下淮大等六衛

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温州直隸太

海運衛軍須撥海地分則人習海事派併不撥

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

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
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
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
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温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

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三十八隻，俱做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攔頭一人，執舵二人，最爲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懼。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顧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顧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舵一人，攔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

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顧。仍將原軍撥補。及照臣於
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
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行。今旣實運。自應照
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請乞勅下兵部。再
加查議。將山東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
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
體統。准克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
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
糧起運。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百戶押軍至淮交割。

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漆漆自行顧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歸。悉如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桅蓬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美抵

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額軍七千三百五十六名，內分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名月糧行糧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克前費，合無轉行浙江應天巡撫都御史督責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關領，差官解淮，聽給各船置辦桅蓬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艙工糧，卽以前扣糧銀

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并迤南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

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地。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僱回空，俱係櫛比牙犬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

一議起剝，查得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

皇明經世編



王敬所集

廣餉道

七

平露堂

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澁，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根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齋銀兩動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齋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

用者交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舵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襄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糧回南似無妨碍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准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前代運舟俱許帶鹽以爲糶引之費公私兩利我朝禁之然亦往往夾帶也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磺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

一崇祀典。顯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鷄爨。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甲定編經費銀三兩。買辦豬羊祭品。

每歲開船，漕司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 聖裁。

條列漕宜四事疏

漕運爲國家大計，關係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廟謨，而粗革故習矣。但孔穴多端，非逐一弭塞之，則弊將復蔓，事體煩瑣，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爲四條，皆有關漕計至切者，伏乞勅下戶部，速見施行，則國計幸甚。

計開

一恤重遠之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於改折。今國家漕計已幾百七十年，其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於初任時，曾經題請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不可行也。但科臣所持者，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請者，乃漕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折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國。譬之病弱之人，不云節飲食以護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改折之事，于民間有甚，而于國計亦無所損。且折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國。譬之病弱之人，不云節飲食以護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行時存公錄，可以慮別需而計節，無不力行者，以守

故事高主不徵自乘開例也
迂闊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事終不可已

而以行止關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
不容不再瀆陳也改折百萬不敢再請其各該兗所
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屬有潁司府惟湖
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
府爲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四
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濤不與焉故
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徵旣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
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白

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歲湖省漕糧過淮。雖早緣因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澗難人。長灘上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乞

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

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朝廷之厨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闊而深爲國家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尙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

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臣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筭。而臣言可安行矣。

一懸預兌之令，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國計艱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保甲之法，仰荷 聖

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臣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執稱。因各船剩米之多。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臣看得官軍慎守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業。然彼亦望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歸途。故臣乞陛下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卽克。明年

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曬場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聽臣派溪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

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爲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士所以累年沿途如北則京師米必多而致折之法亦可行矣盜賣者正爲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

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爲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久爲此奏，又恐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該密雲管糧郎中候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

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
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
一百八石零儀真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
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
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
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鎮
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
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
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

旌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覩。但卽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愜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

所以繼納粟之奏之後。而又有今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候能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臣乞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都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免之令。有宜必多矣。

一預運官之情。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

而今之克發則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克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監追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臣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間且至于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間且至于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瘵殘疾之人以克之。而欲運事之脩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勵之中。而別存寬恤育養之法。其元氣

不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勅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輩類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容臣類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該衙門叅行

之賸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者。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矜察。况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國之所不廢。而或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爭。今蒙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

中鼠竊之警亦豈敢必無哉。而况傍岸行舟風波不
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勅下該部查議。凡運船所行沿海
地方。分爲四段。臣淮安兵船出哨至卽墨。自卽墨而
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
北直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哨。每哨各造船二
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
牌。至卽墨交與把總。却將卽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
與淮兵帶回爲驗。循哨旣歸。卽發環字十隻。而齎帶

卽墨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本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具備。有警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臣乞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

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克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